

2022年，我们共赴美好

张喜珍

反而是碧空暖阳多了起来。朋友家的迎春开了，闺蜜家的蟹爪兰也花团锦簇。走在乡下的村路上，翻过的冬地还空着，阳坡根里散坐着几个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面前晒着红软的柿子，树枝上原来火红的柿子已变成褐红色，有些还被鸟雀啄食得只余半边了。冬日的乡村清闲下来，这样的日子宁静而慵懒。

周日偶有空闲，我也找个角落去晒太阳。天空瓦蓝瓦蓝的，高远明净，澄澈清朗，早晨或傍晚有絮絮团团的白云时更美了。太阳暖暖地烤着脊背和腿脚，泡茶翻书，吃水果听音乐，或是打个盹睡，都是极美的体验，仿佛这日子才是属于自己的，不管贫富，是在生活着。

当然最妙的还是下场大雪呀！没有雪的冬天，是没有灵魂的。过了冬至，总该有场雪吧。终于在年末，雪来了。初时是撒盐，空中的雪粒子，细碎而冷硬，敲在枯枝败叶上沙沙作响。后来逐渐变成了大朵大朵的雪花，鹅绒似的轻盈飘逸，旋转着优美的舞姿，这才是雪的精灵呀。

雪越下越大，由片片飞舞变成了絮絮团团的跳跃，天地间白茫茫一片，不多时就积了洁白蓬松的寸把厚了。夜幕渐落，灯火次第亮起，此刻，可以闲下来，与炉子香

茗同坐，或是煮了酒，放缓了心情翻阅光阴的故事。

“夜深知雪重，闻折竹声。”“吹灯窗更明，月照一天雪。”古人诚不我欺也。

一夜过去，雪已盈尺，积压得厚厚实实，不复松软。坐着青竹变琼枝，不仅是青竹，所有的树枝草茎电线，都成了玉树琼枝，天地在雪的滤镜下变成一个美丽的琉璃世界，一个透明的童话世界，让人身心纯净，返璞归真。

最美的还是雪后初晴，皑皑雪山，朗朗疏林，静谧的雪野，卧着几个村庄，衬托着浮动的白云，湛蓝的天空，还有些清冷的日头投下万光线，真是让人目眩神迷，美到了极致。乡村的冬日是纯净空灵的世界，远比城市更美，这里人烟稀少、与世隔绝，有着一一种超凡脱俗的水墨意境。氤氲的雾气，模糊了天与地的界限，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隔世之地，也是“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人间仙境。

雪后，一定要出去走走。雪会掩了日子疮痍，平了烦躁纷扰，最庸常的事物，在雪的装点下，也会生出异样的美。赶紧去雪地里打个滚儿吧，踩几串儿脚印，尽情地欣赏大自然的杰作。最好是找几株老柿树来拍照，光是此枝婆婆就很造型美了，覆雪后的树枝更强化了这枝枝的特点。如果

有悬挂未落的果实那更好，红艳的果子衬托着白雪是最上镜的。举起手机，随意又任性，每一个角度，每一个小景，都让人怦然心动。

拍完了照，赶紧扫雪吧，不然等到太阳一晒，人走过的地方全化成了污水泥浆，走起来不方便，看起来也不复洁白美好。

劈柴烧火喂鸡扫雪腌菜做饭，书上说，一个深情的人，不仅深爱上人，也深爱人间烟火。你看，春冬来去，你能将每一季都酿出滋味，还有必要管什么孰来孰去吗？你只会嫌光阴短暂，只恨人没有八辈子可以来过。

下雪不冷化雪冷。确实呀，虽有暖阳高照，空气还是冷冽刺骨，檐角滴水到了晚上就变成了冰锥。次日的阳光一照，晶莹剔透，如玉玉生光。

“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而我明白的是，心里的春天，跟冬天来不来，春天远不远无关——四季来来去去，花落花开，心明朗，四季皆如春。

就像《你好生活2》中，小撒在赛里木湖旁说的那样——愿尘世里的种种皆是路过人间，此时此刻的美丽才是真实的人生，才是天堂。

对啊，所有的磨难都是路过，唯有美好才是永恒。2022年，我们共赴美好。

归来

高鸿

雪。一群人坐等回家
窗外，雪花沿老家方向飘落
欣慰今夜天气不冷，雪花还带点甜
故乡在微暗的拐角

打拼的人肩驮一轮火红的朝阳
老屋是他们褪去的壳。山中
岁月任由一两个深情的老人守望
年关将近。炊烟满夕阳

围炉话。漂泊者已落地生芽
欢笑声，在熟悉的小屋探出身
夜的烟花孤独相拥，璀璨如花
在最靠近童年的村庄。一地记忆

放慢脚步，在滚烫的田园，仰望
星空如画。总有一串串烟花
属于老人。属于孩子。属于
新年之后，一个个憧憬的日子

春节归来，把幸福带回家
麦苗青浅，寒气清如水
路边一坨一坨雪在燃烧
晒暖暖的老人孩子摇落村庄

小年的烟火

李渊

一幅画，一剪梅
蜡染的岁月
瘦骨嶙峋

拾起空寂的鸟鸣
厚重的方言
奔忙于大街小巷

疾风劲扫
柳梢倒影的鹅黄
被鸭子的脚蹼拨动

小年转眼而来
摆盘的桌面
溢满甜蜜

捋捋头顶白发
伸出灶膛的烟火
暖融了犹新的记忆

期待

赵萍君

年，浅浅的一吻
激荡了
游子躁动的心

洒扫希望
在苍白的日子里
涂抹五彩的斑斓

要点红色
不仅是对联、灯笼
还有赏心悦目的笑颜

要点绿色
不仅是蔬菜、水果
还有生机勃勃的早春

要点的动
不仅是汽车、火车
还有迫不及待的关心

要点的静
不仅是落日、晚霞
还有落叶归根的灵魄

连同一缸醇酒
埋进冬的深处
等待那个
期待已久的时辰

那个下雪的早晨

王炜

我孩童时，有一个下雪的早晨，永久地冰封了我的记忆，总让我在雪花飘零的日子里伤感。

那天早上醒来，我察觉到黎明的异样，屋外似乎比往日明亮。光亮透过钉着塑料纸的格子窗缝儿，映在炕顶头的土墙上。屋檐覆压的一条条木椽之间，是一个个馒头大的白光团。往常在这个时刻，不会是这样的景象。我内心随之亮堂起来，没有了一丝睡意。

昨夜临睡时烫热的火炕已变得温凉，光身在被窝里的我不由得裹紧了被子，两腿也在被窝里蜷曲着了。村庄里，远远近近的鸡鸣声此起彼伏。躺在被窝里，我想象着公鸡打鸣时拉长的脖子、尖翘的两瓣嘴巴和鲜红的翘动的舌头，还有拍动的翅膀……

我身旁的婆婆起身了，她窸窸窣窣地穿好衣服，挪身下炕，走向屋门。吱呀一声，开门的瞬间，婆婆惊喜地说了声：“下雪了！”我噤地爬起来，不顾光着身子，跪着爬到窗边。顺着窗格的缝隙，我看到了白皑皑的雪。婆婆听见响动，一扭头看见趴在窗边的我，便喊：“快回被窝去，别冻感冒了，小心我撕你耳朵！”我赶紧钻回被窝，盖好被子，朝婆婆嬉笑。婆婆一脸威严，我并不会害怕，她是吓唬我的。

婆婆出去了，反身掩上了门。那一刻，我的心再也掩不住了。屋外的白雪，铺排出了满世界的新奇，一时间充斥了我的身心，鼓动着我去探究它们。

我躺不住了，两耳已在屋外了。我听见婆婆抱来玉米秆，一个个地折断，填塞进了炕洞，我感到玉米秆戳响我身下的炕坯时吡吡啦啦的声响。填完了，婆婆嚓嚓地划着火柴引燃玉米秆，炕洞里的玉米秆兴奋地燃烧起来，发出了呼噜呼噜的声响。不一会儿，烟雾顺着炕缝钻了出来，弥漫了一屋子，呛得我不能呼吸，不能睁眼。我把头蒙进被窝里，听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直到烟雾慢慢少了，我才敢从被窝露出头来。婆婆已经挥动扫帚扫雪了，我听到了扫帚划过地面和雪面的声响。街道上，有人踩踏积雪走过，发出咯咯的声音，那是雪欢愉的笑声。

我一刻也躺不住了。我一骨碌起身，找我的棉袄棉裤，竟然没有找到。瞬间，我明白了：它们被婆婆摺进她躺过的被窝里了，待我穿的时候，不是冰凉的，而是温暖的。我朝被窝里缩了缩，用脚勾我的棉袄棉裤，仍是凉的。我喊婆婆来给我穿衣服，我要起来，我要下炕，我要去要雪。

婆婆不应答，扫帚也没停。我再喊，声音加大了。婆婆回我：“躺着，别起来，这么冷，下来干啥呀！”我要看雪，要雪。婆婆扫雪的声音，一下接一下地钻进了我的耳朵。我再也没有听见婆婆回应一声。

我觉得好委屈，但还是躺不住。街面上，也有人在扫雪了，我听见一把把扫帚发出的声音交响在一起。我把他们的话说，雪再下大点就好了。雪到底下

了多厚呢？

我顾不了婆婆的阻止，我坐起身，揭开被子，拉过棉袄棉裤，自己穿了起来。不知过了多久，总算穿好了。那种棉袄的扣子，是老式的盘扣，我记得只扣进了一两个吧。棉裤是开裆裤，两腿一伸就穿上了，却是前后穿反了。开裆裤方便是方便，我自小穿了六七年，那些寒冬怎样熬了过来，我竟没有一点记忆了，只记得母亲说过“娃娃十年铁尻子”。

终于，婆婆回来了。一推开门，看到我坐在炕边正要下地，便立马喝止了我。婆婆走过来，给我扣整齐衣扣，脱下我穿反了的棉裤，帮我穿上提正了，把我按坐在炕上。她嘴里一直嘟囔着，我并没有听她说些什么。我一直盯着屋外的院子看，雪还在下着，在婆婆扫过的地面上又顽皮地铺上了疏薄的一层。

婆婆打开了窗子，屋外的白亮一下子扑进了屋子，那样的光亮有些耀眼。婆婆说，炕一会就热了，叫我乖乖坐在炕上。我憋屈得快哭了。我不看她，我的眼睛隔着钉在窗格上的塑料纸望向窗外，或者顺着她放下的门帘的边缝望向屋外。

屋外的雪花仍然纷纷扬扬。我的目光，就这么来来回回地转换在门窗之间。我不看婆婆，就是不想看她。

婆婆在柜盖上拿取碗筷，但我还是不愿扭头看她。我听到鸡已经下架了，那只大白公鸡带领几只母鸡，一路咯咯地叫着、



商洛山

(总第2291期)

刊头摄影 陈亚民